

龙山游击队

田东照 罗贤保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吕梁山区一支抗日游击队——龙山游击队，在被敌人蚕食的龙山地区，紧密依靠人民群众，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终于将敌人挤了出去，使龙山地区重新回到解放区怀抱的故事。

作品大破“四人帮”的那套模式，除写了惊险、曲折、复杂的对敌斗争外，还以新颖的笔触，写了游击健儿们的爱情生活和吕梁山区的风土人情；塑造了游击队长许方、指导员郑老海、队员祁四牛、刘春、刘兰、村长刘茂松、地下党员刘建功等一大批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。日军中队长山本和伪军中队长牛斜眼等反面人物，也都刻画细腻，性格各异。

龙 山 游 击 队

田东照 罗贤保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4 $\frac{3}{4}$ 字数：492千字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10088·611 定价：1.9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浩劫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余波·····	13
第 三 章	牛家宴·····	28
第 四 章	独闯敌占区·····	44
第 五 章	重整旗鼓·····	69
第 六 章	“龙抬头”·····	93
第 七 章	访文家兄弟·····	118
第 八 章	一封匿名信·····	141
第 九 章	两打牛半川·····	160
第 十 章	三打牛半川·····	189
第 十 一 章	白云洞·····	207
第 十 二 章	智斗“鬼难捉”·····	235
第 十 三 章	访银匠·····	261
第 十 四 章	劫军火·····	295
第 十 五 章	智解重围·····	316
第 十 六 章	两个新队员·····	340
第 十 七 章	接线·····	363
第 十 八 章	大闹青龙镇·····	387
第 十 九 章	红心赤胆·····	414

第 二 十 章	如海深情.....	434
第二十一章	再闯虎穴.....	464
第二十二章	巧识神官.....	492
第二十三章	手到擒来.....	518
第二十四章	考验.....	551
第二十五章	姑娘的心事.....	579
第二十六章	活捉冈崎.....	594
第二十七章	雷阵奇观.....	616
第二十八章	断爪折翅.....	639
第二十九章	三气老狐狸.....	662
第 三 十 章	云消雾散.....	692
第三十一章	致命一击.....	716
第三十二章	引狐出洞.....	746
第三十三章	踏上新征途.....	780

第一章 浩劫

一九四三年初春。晋西北高原依然北风呼啸，冰雪茫茫。

这是一个寒冷而阴郁的早晨。

巍巍的龙山挺拔在吕梁群峰之中，铁铸一般严峻。山上松涛滚滚，象是愤怒的呐喊，又象是悲沉的叹息。山巅，团团白云涌腾流走，如同一个愤怒的巨人抖动着满头白发，怒视着山下侵略者的暴行。

山脚下，一个叫老松坡的小山村，正遭受着一场空前的浩劫。

村子里，到处是砸门声，叱骂声，哭喊声。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满街乱窜，把人们从家里连踢带打地赶了出来。这些残无人道的侵略者，连卧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也不放过，稍有迟慢，便一刀捅死。单这驱赶过程中，就有六个无辜的老人和妇女死于敌人的刺刀底下。

关帝庙前的场地上，插起一面日本膏药旗。半人高的庙台上，并排架起了两挺轻机枪，一挺重机枪，乌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群众。周围站满了持枪的鬼子兵和伪军。庙门左侧放一张从庙里搬出的太师椅，上面端坐着手拄洋刀

身穿黄呢子军装的山本中队长，脚边蹲着两只吐着红舌头的黄毛大狼狗。一匹纯白的大洋马拴在庙前石狮子的腿上，正低头贪婪地嚼着玉茭粒。

群众一群一伙地被赶进场子，站了黑压压一大片。

山本眯起眼，象野兽看着自己的捕获物一样看着庙台下的人群。椅子后面站着一个头戴战斗帽的矮胖翻译官，只见他满脸谄笑，不时弯下腰去，龇咧开镶满金牙的嘴向山本咕噜几句什么，而山本却连眼皮都不抬，只是傲然而坐，嘴角泛起一丝狞笑。

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，山本便扬起戴白手套的手喊道：

“牛的，快快讲话！”

“是！太君。”庙台下应声闪出一个伪军来，细高个，斜楞眼，青灰灰的瘦长脸上满是雀斑，身穿黑军装，腰挎盒子枪。这便是伪警备队队长牛金榜，外号“牛斜眼”。这小子跑上台阶，先半转身子“嚓”地一立正，恭恭敬敬向山本行了个礼，然后收起谄态，变成一付凶相，双手叉腰，敞开破嗓门吼喊起来：“大家听着！皇军这次来不为别的，就为教训教训你们。你们胆大包天，竟敢对抗皇军，破坏在这里修炮楼，破坏成立维持会！山本太君很生气，要不是我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，早把你们这小小的老松坡踏平啦！常言说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骨头再硬，难道能硬过皇军的机枪大炮吗？今天，山本太君给你们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，但也得有条件：第一，共产党的区长郑老海和两个区中队队员藏在哪里，必须交出来！第二，村里谁是

共产党，必须全部交出来！第三，半月之内，必须帮助皇军把炮楼修起来！第四，三天之内必须成立维持会！条件很简单，能办到，我牛某保你们无事；办不到，就送你们到鬼门关！怎么样？说话吧！”

场上死一般寂静，只有寒风呜呜叫着。

牛斜眼等了一刻，见他的话如同铁锤砸到棉花包上，毫无反响，不由怒火上窜，脸一下子吊了老来长，声音也高了好几度：“哑巴啦？他妈的！”说着，唰地抽出二十响，恶狠狠吼道：“快说！你们想死想活？到时候可别怪我姓牛的手黑！”

端坐一边的山本见奴才表演得够了，便慢慢站了起来，好象不满意似地朝牛斜眼摆了摆手。牛斜眼象一条驯服的狗，连忙退到一边去了。

山本走前两步，挤出一脸奸笑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又停住了。原来这家伙也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中国话，但考虑到侵略者的威风 and 尊严以及如何才能圆满表达他的意思，又决定说日本话。他稍停一下，便叽哩咕噜地讲起来。话音一落，金牙翻译官赶紧趋前几步，拖着长声翻译道：“山本太君说了，大日本与中国是同文同种，所以应当共存共荣。这次来中国，就是为了建立王道乐土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。你们老松坡以前违抗皇军的命令，是受共产党的赤化太深，皇军爱民如子，也不怪罪你们。只要你们知过改过，维持大东亚共荣事业，把牛队长刚才讲的四条办到，皇军大大有赏。听清没有？”

回答他们的，依然是难堪的沉默。

山本卖了半天狗皮膏药，竟无一人理睬，不由恼羞成怒，小胡子气得一撅一撅，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。

牛斜眼这条走狗不用正眼看就知道主人的表情，一举手，“砰”地朝天放了一枪，跳脚喊道：“他妈的！快说！不说统统枪毙，一个不留！”

人们依然沉默着，眼里喷着怒火。

山本“唰”地抽出指挥刀，带着牛斜眼和金牙翻译官刮风似地冲下台阶，扑向人群。他那双恶毒的小眼睛闪着凶光，看看这个，盯盯那个。突然，目光落在一个穿长衫的白胡子老头身上。那老头叫文国桢，顿时吓得面无血色，后退几步。山本伸手抓住老头的白胡子，使劲往前一揪：“你的讲！”

“太……太君，我……我真不知道哇！”文国桢浑身打颤地说。

“八格亚鲁！”山本抡起洋刀，用刀背砍在文老头的脖子上。文老头登时倒在地上。

“哇”地一声，一个矮胖的老太婆从人群里冲出来，跪在地上磕头捣蒜地央告：“太君饶命呀！他是好人，甚也不知道哇。饶了他吧！”

山本虽然没有问出什么，但老头的惧怕与老太婆的求饶，毕竟比那难堪的沉默要好得多。多少对他是一种安慰，再考虑到从他们身上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就撇开文国桢老俩口，将攫取的目光又向旁边扫去。突然，他揪出一个

彪彪壮壮的小伙子，“通”地当胸给了他一拳。小伙子挺着身子，纹丝未动。山本狞笑一声说：“好样的！年轻人，你的讲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小伙子硬梆梆地说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耳光重重打在小伙子脸上。

“我日你祖宗！”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再也忍不住了，回手一掌，响亮地打在山本左耳上。山本踉跄几步，一手捂着耳朵，一手抡起指挥刀，朝小伙子头上乱砍，两条狼狗也扑上来撕扯。小伙子终于倒下了，鲜血流下一大摊。愤怒和悲痛使人群骚动起来。

“看见了吧？谁敢违抗，就是同样下场！”牛斜眼声嘶力竭地威吓道。

山本转着小眼睛，见人们全无屈服的意思，马上一招手，一个鬼子小队长跑上前来。山本叽哩咕噜对他讲了几句日本话。

“哈依！”那小队长转身一挥手，十几个鬼子嗷嗷叫着冲进人群，专捡小孩子往外拖。好象狼入羊群，场上顿时乱了营，人们挤来拥去地护着孩子们，和鬼子展开搏斗。孩子们的哭叫声，大人们的怒骂声以及鬼子们的嗷叫声和狂笑声搅成一片。终于有二十多个小孩子被拖了出来。野兽们要当着父母的面，杀害他们的亲生骨肉了！

人们愤怒地呼喊，几次涌上前想夺回孩子来，都被一排明晃晃的刺刀逼了回去。鬼子兵们已经端起刺刀对准了吓得尖声哭叫的孩子们，单等山本下令了。

山本慢慢举起手，正要下令，突然人群里一声大喊：“住手！”随着喊声，大步走出一位姑娘。她二十上下年纪，俊秀的圆脸，黑亮的眸子，弯弯的眉毛因愤怒蹙了起来，脑后扎两条刷儿短辫，象一株傲视冰雪的腊梅，挺立在敌人面前。

“你的什么人？”山本瞧住姑娘问。

“你们不是要共产党员吗？”姑娘凛然反问。

“你的知道？谁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！把孩子们放回去！”姑娘唯恐敌人不信，说着伸手将两个短辫一捋，一头短发蓬松地披落下来。

牛斜眼高兴地大喊：“太君，妇救会，没错！”

姑娘果然是区妇救会主任，名叫朱秀女。昨天黑夜同区长郑老海来这个村发动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，今早没跑脱，被围住了。乡亲们慌忙找了根红头绳，帮她把短发扎起来，混在人群里。现在，为了保护孩子们，她挺身而出。

山本高兴地狞笑两声，说：“你的，勇敢勇敢的！还有谁是共产党？”

“就我一个！”朱秀女一甩短发大声说。

牛斜眼走前两步，逼视着她问：“就你一个？难道那个刘茂松不是？”

“对，刘茂松的在哪里？你的说出来，统统放你们回去。明白？”山本满怀希望地说。

“他早几天就离开村里了，在哪里我不知道。”朱秀女冷冷地说。

“你的不讲，斯啦斯啦的！”山本威胁地将洋刀指向朱秀女的胸口。

牛斜眼也赶紧为主子帮腔：“你放明白点，惹恼了太君，可没你的好果子吃。”

“呸，狗汉奸！”朱秀女唾了牛斜眼一脸。

“啊！”山本一声喊叫，几个鬼子同时扑上来，雪亮的刺刀从四面逼住了朱秀女。

群众的心都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连孩子们都吓得不敢哭了。

朱秀女毫无惧色，凛然地站在刺刀丛中。

正当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忽听附近又一声高喊：“住手！”随着喊声，从一家大门口走出一个老头，直奔场上而来。他约六十开外年纪，身架高大，紫棠色面皮，灰白的眉毛下射着两道逼人的目光。这正是老村长、共产党员刘茂松。在敌人挨家逐户驱赶群众时，他溜进一家院里，藏到牛槽下面。刚才从牛圈的背窗上听见敌人喊叫自己的名字，一瞧，见敌人要对朱秀女和群众下毒手，就毅然走出，穿过了人群，象一株罗汉松一样站到敌人的面前来了。他扫了敌人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不是要找刘茂松吗？”

山本忙趋前两步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你的，真是刘茂松？”

牛斜眼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就是他，太君！”又转向刘茂松：“嘿，老东西！几次抓你，你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回我叫你再跑！”

刘茂松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：“就算跑不了，总还比你强点。”

“老杂毛，这话甚意思？”

“我死了，总还能埋在中国的地盘上。可你这狗汉奸，把祖坟都卖给东洋了，往哪儿埋你这把死骨头呀？”

牛斜眼脸色骤变，“哐”地抽出手枪来。

山本一伸指挥刀，拨开牛斜眼的手枪，满脸打迭起奸猾的笑纹，一翘大拇指说：“老头，你的大大的勇敢。只要老实地讲话，皇军大大有赏。哎？”

刘茂松说：“赏不赏的搁到后边去。先把这闺女和孩子们放开。”

山本一挥手，逼着孩子们的刺刀闪开了，孩子们一哄跑回人群，扑到父母怀里。

刘茂松伸手去推朱秀女，却被山本的指挥刀拦住了：“你的说，郑老海的哪里去了？讲出来，统统的放你们。”

刘茂松斜了他一眼，掏出烟锅子正要抽烟，被牛斜眼一掌打掉了。刘茂松强压着怒火，用嘲讽的口吻说：“郑区长整天忙着打鬼子，我正想找他还没法找到呢。反正没出了龙山区，你们自个找去吧。”

山本顿时怒火上窜，洋刀一挥喊道：“老头共产党，大大的坏！拖死他，快快的！”

几个鬼子兵同时扑上来，将刘茂松双手捆住，拴到大洋马的尾巴上。然后一个鬼子兵飞身上马，猛抽一鞭，洋马长嘶一声，“呱呱呱”地跑开了。跑出老远，还听见刘茂松不

绝口的怒骂声。

敌人先向刘茂松开刀，是对朱秀女施加压力，企图从她嘴里掏出更多的东西来。殊不知刘茂松的壮举却更加鼓舞了朱秀女，她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一甩短发，大声地向群众喊道：“乡亲们！不要难过！共产党是杀不完的！你们要团结抗日！咱们八路军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山本就抓住她的领口，一把拽过来，对着那个鬼子小队长咕噜了几句什么。立时，几个鬼子扑上来，一顿枪托把朱秀女打倒在地，捆住手脚，倒吊在一棵大柳树上。

正当这时，村南的山坡上“啪啪啪”连响三枪。伪军们吓得赶紧往墙根底躲。鬼子兵哗一下就地爬倒，准备朝山坡射击。

接着，“啪啪叭叭”又是几枪。一颗子弹从一个鬼子的钢盔上擦过，“铮”地响了一声。

山本望着南山坡，注意地听着枪声，说：“土八路的干活，别理他。”

牛斜眼也恍然大悟，喊道：“对对！太君判断得真准。这是郑老海和那两个兵，小泥鳅翻不起大浪，不理睬他！”说罢，又转身对吊在树上的朱秀女吼道：“低头不低头？说！”

回答他的是朱秀女的怒骂声。

山本气坏了，“呜噜”一声怪叫，两只狼狗呼地窜上去，在朱秀女身上狂撕乱咬，秀女登时鲜血淋漓，被撕扯得不成个人样。就这，她还是不屈地怒喊着：“打倒日本帝国

主义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但声音越来越微弱了。

这惨景，使群众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。

“乡亲们，拚了吧！”民兵游击小组组长高占虎大喊一声，将一块半头砖狠狠向敌人砸去。

“拚啊！”几百群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。人群潮水般向敌人冲去。山本和牛斜眼吓得连连后退，慌忙下令开枪。庙台上的机枪“哒哒”地响起来，前面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。后面的群众依然往前冲，关帝庙前乱成一片。

突然，村北方向传来枪声，紧接着又是“轰轰”两声巨响，腾起两股尘烟。转眼间，那匹大洋马飞驰而来，拖在后面的刘茂松却不见了，只有那个鬼子兵满脸淌血地伏在马鞍上。洋马“哒哒”叫了两声，打了个旋，站住了。那鬼子兵对山本只说了一声：“八路……”用手一指村北，便滚下马来死了。

山本大惊，指挥刀高高一竖：“集合！”

鬼子兵很快集合起来，狂喊着向村北冲去。

敌人一走，一个长辫子姑娘振臂高呼：“乡亲们，快跑！”群众携老扶幼地朝村南跑去。姑娘自己却没有跑，而是同另外两个男青年扑到柳树下，将朱秀女迅速解了下来，一看，已经断气了。姑娘失声痛哭起来，跪下去，将自己的头巾轻轻盖在朱秀女的脸上。还是高占虎跑过来大喊一声：

“刘兰，快跑！”她这才站起来，狠狠抹了一把泪，飞快地跑走了。

敌人跑到村北一看，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。只有几只

乌鸦嘲弄似地哑哑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。山本端着望远镜朝山上望了老半天，也没发现什么。正在惊惑不定，山坡的丛林里响起一阵驳壳枪声，几梭子弹嗖嗖飞来，好几个敌人登时倒地。山本从枪声断定确有八路，便命令向山上追击。

一个钟头之后，敌人一无所获地从山上走下来。一个个汗流满面，气喘吁吁。骑在马上山本，脸色阴沉，多毛的鼻孔里同样喘着粗气，怒视着村庄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牛斜眼深知主子的心理，因此也吓得不敢多言。

原来，山本对于征服老松坡，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了。这里还是解放区的时候，山本这个中队就多次来这一带扫荡过。每当翻越险峻的龙山时，总要遭到八路军和区中队的伏击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因此，一个月以前，当他们趁八路军主力兵团转战陕北的机会，一举“蚕食”掉这个地区时，山本首先就想到控制这座大山，企图通过在老松坡扎据点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然而，岂知这个抗日模范村竟是那样棘手，不只誓死不维持，而且连炮楼也没法修：白天修筑，晚上被破坏，监工的士兵被民兵连住干掉三个。那时，站脚未稳，青龙镇以及周围的几个据点必须很快搞起来，一时难以顾及，只得罢休。但是，袭击老松坡，却从未放松过。只因该村的群众警惕性很高，又依山傍林，因此一直没有得逞。昨天傍晚，好容易得到区干部在村里开会的确切情报，山本非常高兴，满以为根绝区中队、征服老松坡的时机到了，谁知，没捞着区干部影子，到手的刘茂松不翼而飞，连群众也跑光了，这怎么能不使他又恨又恼呢！

半晌，牛斜眼才走到马头前献计道：“太君，老松坡是八路的老窝，大大的坏，统统烧了吧！”

山本摇摇头：“老窝的先留着，你的明白？”

牛斜眼忙说：“太君高见。明白！明白！”

山本一扬指挥刀：“粮食的统统带走，青龙镇的开路！”

于是，敌人象一群饿狼似的又向村里扑去。……

第二章 余 波

—

浩劫后的老松坡，静静地躺在山湾湾里。

村街上一片凄惨景象：门窗多半被摘掉或砸烂，成了一个黑窟窿；院子里，街道上，到处是火堆的余烬，旁边鸡毛飞旋，羊骨狼藉，更增添了几分悲凉气氛。

然而，更凄惨的还是关帝庙前。敌人为了增强恫吓群众的效果，将驱赶时杀在家里的老人和妇女的尸体，也都拖到这里来，横七竖八地摆了一大摊。一群老鸦在那株大柳树上飞起落下，同几只野狗争食。

时近晌午。天上的太阳好象不忍心看这人间惨景，一直躲在云层里没露面。这时，高占虎领着几个精壮后生从山上跑下来，观察了一下村里的动静，便径直来到关帝庙前。他们驱散野狗，淌着眼泪将朱秀女等被害者的尸体抬进庙里去，然后掩上庙门，怒骂着又上山去了。

上山后，高占虎把每个人都安排到指定的哨位上，又对他们叮咛了几句要提高警惕的话，就钻入松林，七拐八绕地来到一个石洞口。这洞是由好几个互相连通的洞子组成，结